

怀念——  
记录、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 
线索征集: E-mail: www.85193207@126.com  
征集电话: (0531)85193207

怀念

“三道杠”往事

他在天国等娘 40年  
娘在世上等他 60载

□刘悦坦

2008年农历的最后一天,娘在睡梦中平静地走了,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痛苦。享年80岁,应该算是喜丧。

娘一生没有生育,但是对算命先生说她一生有两个儿子深信不疑。

我知道,娘心中的两个儿子,一个是我。从血缘上讲,娘是我的伯母,我是娘的侄子,但是从小被娘看大,我也从小就叫她娘。另一个是娘的丈夫也就是我伯父的儿子,我的堂哥,是伯父留学国外后在加拿大与另一个伯母生的孩子。但是娘从来不愿恨伯父,因为在旧式婚姻和娘的道德中,“大户人家娶几房太太是应该的”。娘的遗憾在于她没有见过那个伯母和那个儿子。

在我孩提时代,娘就经常跟我讲:她是19岁嫁给伯父的,大婚在六月里,谁人提的亲,谁人作的媒,什么彩礼,什么嫁妆,结婚当日穿的什么嫁衣,坐的什么轿,这些记忆里的“家珍”,娘说起来一样不落。

其实,我知道,伯父和娘共同生活不到两个月。当时在济南上学的伯父暑假回老家探亲,暑假开学又回到济南上学。然后,寒假回家过年,过了年,伯父开学回济南,娘送伯父到村口。但是她永远想不到,这一别,她的男人从此再也没有回来。在提到伯父时,娘总是半疼半爱半嗔怒地称伯父为“小兔子小儿子”。伯父比娘小两岁。

那是天地玄黄的1948年。兵荒马乱中,在济南的伯父跟随他的姐姐我的二姑去了台湾。因为当时的形势,在台湾没有办法跟家里联系。伯父并没有忘记娘,后来伯父留学去了加拿大。1959年,伯父曾辗转有家信寄来,信是托别人捎来的,伯父不愿意给家里人带来麻烦。信没有一个人,只像一张剪过的只剩下两个人头像的照片,娘认得出,那是伯父和二姑的合影。娘不识字。

出国十多年后,已经三十多岁的伯父不得已加拿大重新结婚,生有一女一子。1968年,伯父因车祸在加拿大多伦多去世。

这一切都是1988年二姑回国探亲时告诉我们的,但是我们都没有告诉娘。从此,娘再也没有得到过伯父的真实消息,我们都不敢说,直到娘走前半年才再次见到伯父的照片。

娘是在爷爷病重的那一年嫁给伯父的。因为结婚可以“冲喜”,但是作为“恒吉堂”药店掌柜的爷爷还是去世了。

后来,爸爸也结婚了,有了两个姐姐和我。父母工作太忙,我们姐弟三人便从小跟着娘,娘自己没有孩子,我们就从小一直喊她娘。娘也把我们姐弟三个视为己出,从小精心呵护。旧式的女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丈夫和孩子,娘也不例外,她总是把省下的鸡蛋和肉给我吃。小时候三姑家的表哥经常对我说娘是如何疼我,他说:“把你娘的衣服尿得湿湿的,你娘笑得哈哈的。”

在我记忆中,娘是一个从来不会生气的女人,无论做什么,她动作都很轻柔很慢,似乎这个世间没有什么事值得着急

逝者档案



●姓名:潘丽云  
●终年:80岁  
●生前身份:务农

去做。

伯父走后,娘一直跟着她的婆婆也就是我的奶奶一起生活。1980年,奶奶去世,娘便一个人在乡下老家生活。我一直打算把娘接出来,但她总不肯,说一个人生活惯了。我知道,娘是不愿给我们添麻烦。

只要有时间我便经常回老家看娘,听她讲她的大婚,吃她做的饭。

每逢夕阳西下,娘做熟了饭,就会拿个小板凳坐到院门口,揉揉眼睛,向村口的那条小路眺望。也许娘仍然在期盼那个蹦蹦跳跳的“小兔子小儿子”从洒满夕阳的小路上向熟悉的家里走来……

就在年三十早上,我们接到老家亲戚的电话,说娘已经走了。一切都没有征兆,昨天一切还是非常好,但是第二天早上娘再也没有醒来。我赶回家,娘平静地躺着,一如她一生惯有的那种平静。

娘活了80岁,她一生不愿意给任何人添麻烦,她也没有给任何人添过任何麻烦,包括她的离去。一切都是那么安宁,一切都是那么安详。

娘走完了属于她的岁月,这个世界上三件最重要的事都已经完成和实现,她可以在安详和宁静中离开了,神都不忍心让她的离去有任何痛苦——

第一件,就在她离去的一个月前,她终于见到了离别8年的我大姐和姐姐的女儿琪琪,这两个都是她亲手看大的。娘最疼我,但是大姐和娘相处的时间最长,感情也最深。大姐出国8年,这次她元旦回国,实现了大姐和娘最后的愿望。是娘感动了上天。

第二件,三个月前,娘见到了我的儿子,她朝思暮想的孙子。孩子一直在胶东跟着他姥姥。我原本对接孩子到济南已经没有什么打算,是妻的坚持,孩子才得以接过来,也满足了娘的希望,不至于让我留下难以弥补的终生遗憾。

最后一件,也是她最牵挂的事,也得以完成,这让她最终可以放心地离去——

那年夏天,美国的大姐从二姑那里得到了伯父出国后的照片,我下载冲洗出来,拿给娘看。娘端详了半天,半嗔半怨地说:“这个‘小兔子小儿子’,也不管我。”我眼圈一红,当时没敢告诉娘伯父已经去世。

后来,娘知道了他的丈夫我的伯父40年前已长眠在异国他乡,我想娘也许很早就预感到了,只是她不想证实。现在,她所有的等待、所有的期望都兑现了——该实现的实现了,该放心的放心了——她终于能安详地去天国陪伴她的丈夫,那个她原本等待了一辈子也宽容了一辈子的男人。现在娘安心了——尽管相处的日子不超过两个月,她的男人出国后再也没有回来——不是那个男人负了她,那个她一直等待的男人其实一直在天国等她——等那个他记忆中永远年轻貌美温柔羞涩的新娘。现在,娘可以放心地去天国与他的男人永远牵手了。滚滚红尘,她用60年期盼、等待和信念完成了一个女人爱的绝唱。

娘在任何一个愿望完成之前,上天都不会接她离开:她要等着见大姐、她要等着见孙子、她要等着她的男人来告诉她,这60年他都不曾抛弃她。现在,她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——短暂的实现在世上,永恒的实现在天国。

但是娘不肯立刻离开我们去找伯父,那样太自私,娘的一生都是为了别人,这次也不例外。娘暂时留下来一直和我们走到2008年的最后一天,第二天就是春节了。

在人世间,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属于她的春节已远在60年前,当时她新婚的丈夫从外地上学回来过年,开学后,她送到村口的那个男人从此再也没有回来。此后在别人都从千里之外回家团聚的时候,再也没有一个所谓“团聚”的春节属于她。

但是,我知道,自此以后娘的每一天都是春节,每一天都是团圆,只属于她和她的男人——那个男人在天上等了她40年,她在世上等了那个男人60载,她一直幸福地以为,女人应该比男人付出得更多。娘做到了。

泪水淌过我含笑的脸,我现在终于知道,他们再也不会分开了。以后的每一天,都是他和他的春节。在娘和伯父的记忆里,他们留给对方的都是最美好的那一段时光:年轻、美丽、温柔、爱恋……

娘是天使,偶临人间,也注定不染凡尘。

娘啊,您从此不用再期待,您拥有了属于您的幸福,永远的幸福。

在泪水和祝福中,儿再拜敬挽。

□王纯

在电视上看到武汉的“三道杠”少年,意气风发,颇有“官相”,忍不住笑了。且不去管他引发的是非争论,单是那鲜红的“三道杠”,就让很多人想起了童年往事。

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五叔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,到村小学做了代课老师。五叔是一个特别活跃的人,精力充沛,没多久就成了学校的中坚力量,学校的活动都离不开他。同学们都羡慕我,就像羡慕皇亲国戚一般。

果然,有好事降临到我头上。一次五叔把我叫过去,很郑重地对我说:“我和校长说了,你这次如果考第一名,就让你做学校的大队长,三道杠!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三道杠,我一个四年级的女孩子,怎么能得到这么高的“荣誉”?但五叔既然说了,一定是真的。“朝中有人好做官”的事,自古有之,不过五叔说了我必须考第一名。

我拼命用功,终于考了第一名。我真的戴上了“三道杠”!是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的,他还说我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。那一刻,我就记住了“品学兼优”这个词。五叔说,戴上了“三道杠”,不光要学习好,还要品德优秀,各方面都不能落后。

儿童节的时候,我带领同学们给新加入少先队的同学戴红领巾,真是自豪啊!全校几百名学生,我成了焦点。现在想起来,都无比豪迈。

我戴上了“三道杠”,最高兴的还是妈妈。我们家就三个女儿,没有儿子,妈妈一直觉得没有儿子低人一等。我戴上了“三道杠”,她终于扬眉吐气了。妈妈那高兴劲,仿佛我当上的不是大队长,而是当了皇帝一般。

可是,也有不服气的。我的邻居林子,见了我就是今天“不屑弟”的那个表情,他笑我仗着五叔才戴上了“三道杠”。还有林子他妈,是我们村里“母老虎”一类的角色,和林子奶奶打架,把林子奶奶气得翻倒在地。林子他妈斜着眼看我的“三道杠”,嘴撇得下巴都快要掉下来了。她高声喊着:“三道杠有什么了不起,林子,赶明儿我在你胳膊上给你绕三道杠!”

自从戴上了“三道杠”,我就以校长说的“品学兼优”严格要求自己。不仅每次考试都拿第一名,而且各方面都不落后。后来我书上看,孩子最容易受到一种心理暗示:人们都说你优秀,你慢慢就真的变优秀了。现在想来,果真是这样。

戴着“三道杠”,我欢天喜地小学毕业了。小学老师不止一次跟我妈说,我的学习“没挡儿”,意思就是没有什么题能难倒我。“没挡儿”这个词多么威风,所向披靡一般。我顺利地进了重点初中。在初中,我被同学们誉为“英语皇后”。还有,数学老师问我他解不上来的几何证明题,我“啪啪”画了两条辅助线,他咧着被烟熏黄的牙齿笑了。学习上的“辉煌历史”自是数不胜数,我还积极参加各种兴趣班、学校组织的活动。

后来我做了教师,同样严格要求自己。在一次师德演讲中,我的演讲题目是《让优秀成为习惯》。回想自己这么多年来,一直把“品学兼优”当做一个标杆,努力去去做。我认为,戴“三道杠”的经历,让我受益匪浅。

童年的经历,真是一颗神奇的种子。种下什么,收获什么。

小巷里的蝈蝈声

□杨笑萍

巷口有个修车摊,露天,靠着墙根,摆了个两三平米的摊位。车铺的主人是一家三口,父母五十岁左右的样子,一年四季,他们都在这个角落安静地照料着生意。

唯一听到的声音是父亲的吼。父亲是店铺的主力,脾气似乎很坏,经过那里时,常听到父亲对着妻儿吼,被训斥的人,没听见似的,只是低头干活,任他吼,让这个店掌柜尽显一家之长的威严。

越来越多的汽车常常把马路塞得寸步难行,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少,自行车铺的生意便越来越冷淡。这一家三口还是每天如期出现在巷子里,忙的时候少,闲的时候多。忙的时候一起忙,不忙的时候,三个人,每人一个马扎,漠然地坐着看路边风景。每年夏天,他们总要买只蝈蝈挂在街边的墙壁上,就在做招牌的那个旧车外胎旁边挂着。蝈蝈叫着,并不聒噪人,反而为这个角落平添了几分欢快与活力。每到这个季节,来来回回上学的孩子们,常为墙壁上那只唱歌的蝈蝈雀跃和尖叫。

春天的时候,忽然不见了夫妻俩,只有儿子一个人守着摊子。一个大小伙子坐在马扎上呆呆地看过往的行人,由此看出,他们的儿子也不是个多么精明的孩子,好像有点呆痴。过了很久,快到夏天的一个黄昏,终于见到了那夫妻俩,男的拄了根拐棍,脸色蜡黄,坐在自行车摊旁边的马扎上,女的守着他,为他揉搓手掌。估计是脑血管类的病,很乖,没有力气再吼,一声不响地任妻子摆弄。夫妻俩出现了这一次后,就不再来,依然是儿子独自一人。

一进入夏天,孩子便和我修车的那家快买蝈蝈了。然而,等了一个夏天,孩子说,他家今年没买蝈蝈。生活的样子,孩子未必懂得。但她觉得,巷口墙壁上有只唱歌的蝈蝈,是非常好的事情。即使到了冷清的冬天,经过那个车铺时,孩子依然常提起唱歌的蝈蝈,很期待夏天的到来,很期待蝈蝈的歌声在这个城市角落响起。

其实,身边的点点滴滴,周围的人物或景色,好也罢不好也罢,当有一天突然消失了,才知道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,曾经无比美好。

投稿邮箱: www.3207@163.com

